

## 21 世纪以来英国口述历史的新进展

宋平明

**【摘 要】**自 21 世纪以来，英国口述历史在理论、技术与方法、实践等层面取得诸多突破：在理论层面，完成从客观记录到主观叙事的转变，深化主体性建构、叙事属性及社会正义等议题的研究；在技术与方法层面，实现全面数字化，重视参与式和协作性方法，推动创伤口述历史兴起；在实践层面，持续深耕社区历史、性别与族群认同、青少年教育及跨学科融合等领域。基于上述发展经验，中国口述历史应在建立全国性数字存档系统、促进参与和协作、完善伦理规范及拓展学科边界等方面着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口述历史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

**【关键词】**英国口述历史 主观叙事 数字化转向 跨学科融合

**【作者简介】**宋平明，历史学博士，北京物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6）07-0101-13

一般认为，美国口述历史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兴起，相比之下，英国口述历史的发展明显滞后。1969 年，在英国录音资料馆（British Institute of Recorded Sound）的推动下，数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劳工史学家及档案员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是为英国口述历史有组织的学术活动之开端。进

入21世纪,英国口述历史延续其既有发展脉络,在理论、技术与方法、实践等层面均颇有建树。

然而,中国学界对英国口述历史的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进展虽有一定关注,但整体研究较为薄弱。具体而言,杨祥银等指出,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起的历史工作坊运动,直接推动了英国口述历史的兴起。<sup>①</sup>陈鸿超等阐明了英国华侨华人口述史对华侨华人研究与移民史书写的学术价值。<sup>②</sup>张义等关注英国口述历史项目“国家生活故事”的相关实践,并分析了其对中国口述历史资源建设的借鉴意义。<sup>③</sup>达万吉等探讨英国教师口述历史研究的人文意蕴,认为其描绘了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历史图景。<sup>④</sup>郝静萍翻译了亚瑟·麦基弗(Arthur McIvor)的《见证:口述史方法与英国煤矿业职业健康和伤残研究》一文,显示了口述历史方法对理解英国煤矿安全史的学术价值。<sup>⑤</sup>总体看来,上述成果多为个案研究,对21世纪以来的英国口述历史尚缺乏较为全面的介绍和研究。因此,本文拟系统梳理21世纪以来英国口述历史在理论、技术与方法、实践等层面的发展状况,并揭示其对中国口述历史的参考价值。

## 一、英国口述历史理论的新突破

英国口述历史虽起步较晚,却展现出迥异于美国的两点特征。其一,英国口述历史秉持“自下而上”的草根路线,更加关注劳工阶级、女性与社会边缘群体,这与美国口述历史聚焦政治精英的取向截然不同。其

- 
- ① 参见杨祥银、李佳骏:《历史工作坊运动与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史学集刊》2024年第2期,第107~118页。
- ② 参见陈鸿超、杨祥银:《口述史在华侨华人研究中的实践——以英国华侨华人口述史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第21~30页。
- ③ 参见张义:《英国“国家生活故事”口述历史资源建设特色及其启示》,《图书馆学研究》2021年第14期,第38~44页;周钰婷、唐思慧:《口述历史项目个人数据保护的实践与启示——以英国国家生活故事为例》,《浙江档案》2023年第9期,第32~33,36~38页。
- ④ 参见达万吉、李明珠:《英国教师口述史研究的人文性:图景与技艺》,《比较教育研究》2024年第11期,第87~95页。
- ⑤ 参见[英]亚瑟·麦基弗:《见证:口述史方法与英国煤矿业职业健康和伤残研究》,郝静萍译,张勇安主编:《医疗社会史研究》第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7~196页。

二，美国口述历史的从业者自一开始就具备较强的专业性，大多数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由专业性学术机构主导，如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Columbia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Research）；而英国口述历史发展初期的参与者主要来自学术界以外的机构，如中小学校、区域性的工作坊与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开设的夜校等，其学术性与专业性相较美国同行存在明显差距。不过，尽管缺乏学术训练与支持，但这种草根性特征使英国口述历史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为其日后的多样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早期英国口述历史实践者乔治·埃文斯（George Evans）、罗纳德·布莱思（Ronald Blythe）、梅尔芬·琼斯（Merfyn Jones）等更注重采集原始的口述证言，旨在为那些鲜见于文献记载的群体补白。进入 21 世纪，英国学界在口述历史理论方面的探索持续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实现从客观记录向主观叙事的转向。英国早期的口述历史主要关注被主流史学忽视或遗忘的群体，如矿工、女性、少数族裔及移民社区居民等，试图客观记录他们的声音。近年来，英国学者开始转向口述历史叙事本身，将之视为一种主观建构的过程，强调个体通过回忆塑造自我并建构身份。英国学者琳恩·艾布拉姆斯（Lynn Abrams）在其代表作《口述历史理论》<sup>①</sup>中提出，口述历史因涉及人们为何叙述及如何叙述，故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记忆并非关于过去客观真相的存储库，而是创造性的叙述，部分由促成叙述的个人关系塑造”。<sup>②</sup>这意味着，口述历史从业者面对的并非确凿的过去，亦非单纯记录过去的声音，而是被不断叙述、重构的历史。玛莎·罗斯·比尔德（Martha Rose Beard）也强调，口述历史是一种被构建的叙事形式，主观体验与记忆的表达会受到社会与文化框架的影响，“口述历史需要进一步作为叙事形式被关注……口述叙事由‘普通人’在无意识和潜意识的情况下进行表演，同时在受访者和访谈者双重维度上被有意义地构建

---

① 琳恩·艾布拉姆斯的《口述历史理论》共有两版，第一版出版于 2010 年，第二版出版于 2016 年。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着重展现了口述历史在数字技术、伦理反思和全球化视角等方面的重要发展。参见 Lynn Abrams, *Oral History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Lynn Abrams, *Oral History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② Lynn Abrams, *Oral History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58.

出来”。<sup>①</sup>正是这种对主观叙事的深度探讨，促使21世纪的英国口述历史跨越了早期注重记录事实的阶段，逐渐成为研究个体与社会关系、文化认同及历史记忆的重要工具。

其二，深化主体性建构研究。近年来，英国学者愈发关注受访者如何通过叙述表达自我认知、文化归属及确定自身的社会坐标。换言之，记忆不再只是关于过去的口头叙事，而是成为人们认识自我与社会关系的一种途径。这在雅各布·费尔利斯·尼科尔森（Jacob Fairless Nicholson）的研究中有所体现。在《从伦敦到格林纳达的往复：青年交流地理与格林纳达革命（1979—1983）》一文中，他展示了如何通过口述历史呈现青年交流项目参与者的个人体验与亲身经历，并分析了这些来自英国和格林纳达的年轻人在去殖民化进程中的角色与身份。<sup>②</sup>前述麦基弗关于英国煤矿安全史的研究，同样体现了对口述历史方法的理论化运用。他发现英国矿工在叙述过往时，总是将自身塑造为兼具职业精神与男性气概的“大丈夫”，这种叙述主要是为了彰显其尊严与所作的牺牲。<sup>③</sup>此外，为了深入探讨主体性问题，艾布拉姆斯还在《口述历史理论》中专设“自我”（Self）、“主体性与互主体性”（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两章，详细剖析了个体如何通过口述历史的叙述实现主体性建构，并进一步指出记忆的主观性与身份认同紧密相关。<sup>④</sup>

其三，强化对叙事属性的思考。英国学者尤为关注受访者通过何种叙述形式和语言结构塑造记忆，他们将口述历史视为一种表演，强调受访者在叙述过程中对个人经历的选择、修饰与重构。这一视角丰富了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内涵。意大利口述历史学家亚历山德罗·波尔泰利

① Martha Rose Beard, Re-thinking Oral History—A Study of Narrative Performance, *Rethinking History*, Vol.21(4), 2017, p.533.

② 参见 Jacob Fairless Nicholson, From London to Grenada and Back Again: Youth Exchange Geographies and the Grenadian Revolution, 1979–1983, *Antipode*, Vol.55(3), 2023, pp.708–728.

③ 参见[英]亚瑟·麦基弗：《见证：口述史方法与英国煤矿业职业健康和伤残研究》，郝静萍译，张勇安主编：《医疗社会史研究》第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94页。

④ 参见 Lynn Abrams, *Oral History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33–77.

(Alessandro Portelli) 指出, 口述历史的叙述具有表演性质, 受访者的每次叙述都是对过去的重构, 他们甚至会隐瞒事实或传递错误信息。因此, 访谈者要注意“最宝贵的信息可能不在于受访者叙述的内容, 而在于他们隐藏了什么, 以及他们为何选择隐藏”。<sup>①</sup> 进一步而言, “口述历史的独特之处便在于: 那些‘错误’的陈述在心理层面仍具有‘真实性’, 其价值可能不亚于客观准确的记载”。<sup>②</sup> 比尔德亦就此强调, 口述历史通过叙事表演塑造记忆, 受访者在叙述过程中不断重构个人经历。她指出: “口述历史是历史叙事生成的一个独特范例, 它由‘普通人’创造并经职业历史学家语境化,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引人入胜的替代方式, 用以构建和想象超越传统‘文本’理解的‘历史’。”<sup>③</sup> 在此基础上, 她认为口述历史学家应当抱持反思的态度, 洞察口述历史叙事背后的建构过程,<sup>④</sup> 继而开展访谈、分析和阐释。这种对叙事属性的深入思考, 赋予了口述历史研究新的意义与可能性。通过关注受访者在叙述过程中的选择与表达, 以及其如何被塑造为特定的历史与身份记忆, 研究者得以揭示个人叙事背后的复杂动力, 涉及文化、社会和心理等多个层面的影响。

其四, 坚持社会正义的价值立场。英国学者愈发重视口述历史与实现社会正义的关联, 着力推动对残障人士、少数族裔等社会边缘群体的赋权。这一取向延续了英国口述历史始终坚持的民主化和多元化叙事传统, 并将关怀对象与方法论进一步细化。例如, 多萝西·阿特金森 (Dorothy Atkinson) 和简·沃姆斯利 (Jan Walmsley) 在《从内部看历史: 迈向包容性的智力残疾史》一文中主张, 通过口述历史让残障人士说出自己的故事, 使其声音汇

---

① Alessandro Portelli, What Makes Oral History Different, in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69.

② Alessandro Portelli, What Makes Oral History Different, in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68.

③ Martha Rose Beard, Re-thinking Oral History—A Study of Narrative Performance, *Rethinking History*, Vol.21(4), 2017, p.529.

④ 参见 Martha Rose Beard, Re-thinking Oral History—A Study of Narrative Performance, *Rethinking History*, Vol.21(4), 2017, p.529。

入主流历史叙述，能够提升社会包容性，增进社会正义。<sup>①</sup> 类似研究还有乔安娜·博纳特（Joanna Bornat）的《作为社会运动的口述历史：回忆与老年人》，<sup>②</sup> 伦纳德·西布鲁克（Leonard Seabrooke）和鲁内·里斯比约·汤姆森（Rune Riisbjerg Thomsen）的《解读紧缩政策：丹麦与英国的日常叙事》等。<sup>③</sup> 这些研究不仅为社会边缘群体提供了发声机会，而且彰显了英国口述历史对社会正义的理论关切。

## 二、英国口述历史技术与方法的新进展

自21世纪以来，随着多媒体与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英国口述历史在资料采集、存储、访问与共享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技术革新不仅优化了口述历史的工作流程与操作方法，而且改变了学者与公众理解口述历史的方式。具体而言，英国口述历史技术与方法的革新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实现全面数字化。早期口述历史的录制和存储主要依赖磁带录音机等模拟设备，录制时长和存储容量十分有限。同时，口述历史向公众呈现的形式比较单一，无外乎播放音频，或是提供研究者整理的访谈文稿。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这一局面得到迅速改变，口述历史各个环节所需的技术和设备都实现了更新换代。口述历史的访谈操作更加便捷，资料归档、存储与加工更加轻松，公众对资料的获取和使用也更加简便。尤为关键的是，数字视频记录在口述历史中得到广泛应用，使口述历史能够以更加立体和多元的形式向公众呈现。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自萨拉·本特利（Sarah Bentley）等，他们在《“我们的时光之旅”：由学习障碍青少年开展的口述

---

① 参见 Dorothy Atkinson and Jan Walmsley, History from the Inside: Towards an Inclusive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Disability Research*, Vol.12(4), 2010, pp.273–286。

② 参见 Joanna Bornat, Oral History as A Social Movement: Reminiscence and Older People, in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189–205。

③ 参见 Leonard Seabrooke and Rune Riisbjerg Thomsen, Making Sense of Austerity: Everyday Narratives in Denmark and the United Kingdom, *Politics*, Vol.36(3), 2016, pp.250–261。

历史项目》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一个名为“隐藏的历史”的口述历史项目。该项目由五名有学习障碍的青少年承担，他们在一家多媒体公司的支持下，通过研究档案、访谈长期住院的医院员工和曾经住院的病人，制作出一部关于学习障碍者经历的电影，使公众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与现实境遇。<sup>①</sup>

随着口述历史访谈音频和视频录制技术的发展，各类数字存档系统与云平台日益受到英国口述历史界的青睐。许多口述历史项目运用数字手段实现资源有效管理，将口述历史资源存储在云平台上或专门的数据库中，显著提升了公众获取资料的便捷性。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化平台赋予口述历史较强的互动属性，公众在倾听和观看的同时，还可以自由留下评论，甚至可以通过网络轻松地上传自己的人生故事。当前，英国已建立起多个全国性的口述历史专门平台或机构，<sup>②</sup>致力于为公众提供访问、下载口述历史资源等个性化服务，这无疑有助于推动口述历史在英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共享。

其二，重视参与式和协作性的操作方法。早期口述历史主要采用访谈者（通常即研究者本人）主导的模式。在此模式下，访谈者往往只是信息的采集者，而受访者则仅仅是历史信息或某种记忆的提供者，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受访者主动性的发挥。进入 21 世纪，这一情况得到了根本性改变。访谈者在记录和呈现社会边缘群体的历史或集体记忆时，开始尝试让受访者主动参与口述历史实施的各个阶段，充分尊重其个人意愿，尽可能发挥其主动性。例如，安娜·劳拉·萨瓦拉·纪廉（Ana Laura Zavala Guillen）在《感受与思考档案：参与式地图绘制与马隆抗争》一文中指出，在阐释口述史料方面，社区成员往往比研究者发挥的作用更大。在访谈过程中，纪廉还特别关

① 参见 Sarah Bentley, Rickie Nicholls and Maxine Price et al., “Our Journey Through Time”: An Oral History Project Carried out by Young Peopl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Vol.39(4), 2011, pp.302–305。

② 目前英国主要有以下较为权威的口述历史专业平台或机构，参见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2026 年 1 月 7 日；英国数据存档（UK Data Archive），<https://www.data-archive.ac.uk>，2026 年 1 月 7 日；英国历史在线（British History Online），<https://www.british-history.ac.uk>，2026 年 1 月 7 日；英国口述历史学会（Oral History Society），<https://www.ohs.org.uk>，2026 年 1 月 7 日。

注社区老年人与青年的协作互动：老年人通过口述记忆传递历史，青年则结合书面档案资料为历史提供新的解读。这种跨代式协作不仅丰富了口述历史的内容，而且增强了社区的内部凝聚力。<sup>①</sup>与之类似的是，在《空间的流动与地点的变迁：爱尔兰女性对20世纪30年代移民英国的记忆》一文中，路易丝·瑞安（Louise Ryan）鼓励更多口述历史项目的参与者共同构建自身的历史。<sup>②</sup>可见，参与式和协作性的口述历史实践，改变了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传统的权力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受访者的主体性，并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

其三，推动创伤口述历史兴起。创伤口述历史侧重于记录那些曾经历重大创伤（如战争、灾难、暴力等）的个体或群体的负面记忆。在创伤口述历史中，受访者的叙述常常充满痛苦的回忆，访谈者必须采取更为稳妥和负责任的方式。这在马琳·A. 布里格斯（Marlene A. Briggs）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解构与重构英国视角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哈里·帕奇口述记忆中的创伤和纪念（1998—2008）》一文中，她深入分析了受访者——一战老兵帕奇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保持沉默的历史背景与心理动因。在她看来，受访者的沉默本身也是对创伤的一种表达，而帕奇在叙述中的停顿、遗漏与情感波动，正是创伤记忆的非线性表现。<sup>③</sup>可以说，在探讨战争创伤与纪念仪式的复杂交互方面，布里格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与方法论启示。

事实上，如何在口述历史实践中充分尊重受访者的隐私、情感，已成为访谈者面临的一大挑战。在2016年出版的第二版《口述历史理论》中，艾布拉姆斯特别增设了“创伤与伦理”（Trauma and Ethics）一章，强调在面对受访者的创伤时，应在尊重受访者主体性的前提下，以共情、合作的姿态开展

---

① 参见 Ana Laura Zavala Guillen, *Feeling/Thinking the Archive: Participatory Mapping Marronage*, *Area*, Vol.55(3), 2023, p.421。

② 参见 Louise Ryan, *Moving Spaces and Changing Places: Irish Women's Memories of Emigration to Britain in the 1930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29(1), 2003, pp.67-82。

③ 参见 Marlene A. Briggs, *Dis/Compos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n Britain: Trauma and Commemoration in the Testimony of Harry Patch, 1998-2008*, *History & Memory*, Vol.28(1), 2016, pp.71-109。

口述历史的研究与实践。<sup>①</sup>换言之，创伤口述历史的研究者必须审慎对待受访者的创伤，妥善把握访谈的态度与分寸，防止对后者造成二次伤害，并避免在成果中过度消费其私人痛苦，这对访谈者的伦理素养与实操技巧提出了更高要求。

综上所述，自 21 世纪以来，英国口述历史技术与方法的革新，不仅提升了口述历史存储的便捷性，增强了其传播的广泛性，而且实现了方法论层面的推陈出新。访谈中的互动关系愈发受到重视，受访者参与和协作的程度不断加深。此外，随着创伤口述历史的兴起，学界在处理创伤记忆时对方法论与伦理意识的重视也日益凸显。

### 三、英国口述历史实践领域的新拓展

进入 21 世纪，英国口述历史实践的社会影响力显著提升，不仅应用领域日趋多元化，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且愈发注重社会参与及跨学科融合。总体看来，英国口述历史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实践尤为突出。

其一，社区口述历史实践。近年来，社区口述历史逐渐成为英国口述历史的重要分支。相关实践通过邀请社区成员参与历史记录，使他们能够亲临历史叙述的现场，进而重建或修复此前被忽视的集体记忆。保罗·格里芬（Paul Griffin）的《失业工人中心（1978—）：空间政治、“非运动”和中心的形成》颇具代表性。该文基于丰富的档案材料与 50 余份口述历史访谈记录，详细描述了失业工人中心（Unemployed Workers' Centres, UWCs）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员的生活境况。<sup>②</sup>格里芬指出，失业工人中心不仅是社会救助机构，还是凝聚社区活力的平台，为其成员参与更为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能。就此而言，英国的社区口述历史实践有助于社区成员重新掌握叙述自身历史的主动权，从而实现社会赋权，这体现了英国口述历史一贯的“自下而上”理念。

其二，性别与族群认同口述历史实践。自英国口述历史兴起以来，相

---

① 参见 Lynn Abrams, *Oral History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175–194。

② 参见 Paul Griffin, *Unemployed Workers' Centres (1978–): Spatial Politics, “Non-Movement”*, and the Making of Centres, *Antipode*, Vol.55(2), 2023, pp.393–414。

关实践便为社会边缘群体提供了重塑自我叙事的平台。到了21世纪,此类实践在延续传统的同时,进一步突破了主流历史的叙事框架,折射出口述历史中的性别权力关系与身份政治。在这方面,乔安娜·赫伯特(Joanna Herbert)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在《乌干达亚裔在英国的口述历史:散居背景下的性别身份》一文中,她借助口述历史访谈细致分析了英国乌干达亚裔第一代移民的身份建构过程,并指出性别差异在其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男性移民倾向于塑造自己在移民过程中的英雄形象,女性移民则更聚焦于移民生活的失落感与家庭重建的意义。<sup>①</sup>这种口述历史实践不仅提供了重新理解移民史的多元性别视角,而且让女性的声音得以在口述历史中被真正倾听。

其三,青少年教育口述历史实践。当前,英国口述历史实践比以往更加广泛地应用于青少年教育。英国各级学校的学生通过参与口述历史实践,既能培养历史意识,又可以从多角度审视社会问题。事实上,英国鼓励青少年投身口述历史实践由来已久,前述英国与格林纳达的青年交换项目便是著例。该项目旨在通过口述历史帮助两国青年了解去殖民化进程,促进双方的跨文化交流,增强各自的社会责任感。<sup>②</sup>可以说,英国口述历史自起步阶段就积极融入各级学校的课程和课外活动,这一良好传统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传承与发展。<sup>③</sup>鼓励青少年参与口述历史实践,不仅能有效传授历史知识,而且可以引导青少年反思历史叙述的建构过程,并同步提升其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体现了口述历史实践在青少年教育中的创新性价值。

其四,跨学科融合口述历史实践。英国口述历史实践已跨越学科界限,在多个学科中有较为成熟的应用案例,成为助推其他学科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例如,在地理学领域,有学者将口述历史方法用于探索学科发展及其教学实践。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系的研究人员通过口述历史记录了其创新教学方法的过程,为高等教育中教学方法的更新与进步提供了生动的实证材

① 参见 Joanna Herbert, Oral Histories of Ugandan Asians in Britain: Gendered Identities in the Diaspora,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17(1), 2009, pp.21-32。

② 参见 Jacob Fairless Nicholson, From London to Grenada and Back Again: Youth Exchange Geographies and the Grenadian Revolution, 1979-1983, *Antipode*, Vol.55(3), 2023, pp.708-728。

③ 英国口述历史实践的参与者甚至包括年仅七岁的学生。参见周勇:《西方中小学的口述史课题及“狐火计划”》,《现代教学》2006年第9期,第50页。

料。<sup>①</sup> 类似方法还被用于研究冷战时期英国与苏联及东欧学者在地理学领域的交流，揭示了冷战背景下双方学术交流的正式与非正式状态。<sup>②</sup> 在心理学领域，口述历史方法的引入同样带来了新的研究角度，展现了健康心理学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演变历程，凸显了学术实践与职业发展的互动关系。<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口述历史跨学科融合的范围十分广泛，在会计、公共卫生等领域也逐渐被研究人员采用。可以说，英国口述历史跨学科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均超乎想象，这不仅为特定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视角与资料，而且有力推动了各学科知识的整合与创新。

#### 四、英国口述历史的参考价值

21 世纪以来英国口述历史在理论、技术与方法、实践等层面的持续发展和创新，为中国口述历史提供了颇多启发，其参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建立全国性的口述历史数字存档系统。英国现有多个全国性的口述历史专门平台或机构，通过运用数字技术保存和呈现口述历史，实现了资源存储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极大便利了公众访问。以英国国家图书馆开展的“国家生活故事”项目（The National Life Stories Project）为例，该项目仅在 2019 年就新增了 800 多个小时的口述历史数字资料，相关内容的浏览量亦超过十万人次。<sup>④</sup> 反观国内，虽然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在口述历史资源抢救、规范制定、共享推广等方面取得了亮眼成绩，<sup>⑤</sup> 中国传媒大学

---

① 参见 Alan Jenkins and Andrew Ward, Moving with the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a Geography Department, *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Vol.25(2), 2001, pp.191–208。

② 参见 David Matless, Jonathan Oldfield and Adam Swain, Encountering Soviet Geography: Oral Histories of British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USSR and Eastern Europe 1945–1991,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Vol.8(3), 2007, pp.353–372。

③ 参见 Francis Quinn, Angel Chater and Val Morrison, An Oral History of Health Psychology in the UK,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Vol.25(3), 2020, pp.502–518。

④ 参见张义：《英国“国家生活故事”口述历史资源建设特色及其启示》，《图书馆学研究》2021 年第 14 期，第 39–41 页。

⑤ 参见《关于我们》，<http://memory.nlc.cn/about>，2026 年 1 月 7 日。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也在进行类似的尝试和努力,<sup>①</sup>但是中国口述历史的数字化水平与公众访问便捷性同英国仍存在一定差距,部分项目仍依赖原始录音技术,导致访谈资料的数量与质量均难以保证,无法满足公众大规模访问与深度互动的需求。因此,中国口述历史若能借鉴英国经验,构建多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全国性口述历史数字存档系统,把分散在各地的资源整合为统一的数据库或云平台,将有望让公众与研究者共享一个开放的口述历史空间。

其二,加大受访者参与和各主体协作的力度。英国口述历史参与式和协作性的操作方法具有重要的实践及社会意义,尤其值得借鉴。参与式操作方法的核心理念在于让口述历史的受访者从被动的受访对象转变为主动参与者。然而,目前我国许多口述历史项目仍沿用传统的访谈方法,受访者在多数时候只是被动地回答访谈者事先拟定的问题。参考英国经验,中国口述历史项目应从问卷设计、访谈实施、后期整理与结果呈现等各个环节全面提升受访者的参与性。通过对普通受访者进行赋权,能够增加其参与度,并激发其积极性,这一点在“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记录中尤为重要。同时,口述历史的协作性问题亦值得关注,这种协作性并不仅限于口述历史项目内部,更关乎某一国家或地区口述历史的整体发展。中国口述历史的参与主体可能涵盖各类科研院所、各级教育机构、各级文化机构以及相关社区和普通民众,但在这些参与主体之间尚未形成稳定流畅的协作机制,导致资源难以共享,甚至出现浪费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应借鉴英国经验,理顺口述历史各个参与主体的关系,形成流畅有效的协作机制,以充分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如文化机构拥有场地与资金优势,高校拥有专业性口述历史人才优势,基层社区拥有口述历史资源优势),进而推动中国口述历史事业的稳步发展。

其三,完善口述历史的伦理规范。英国口述历史在记录战争、灾难等创伤性事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相关探索同样值得重视与借鉴。尤

---

① 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由崔永元教授及其口述历史专业团队与中国传媒大学本着“抢救历史、持续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合作建立,专门从事口述历史领域影像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学术研究,以及口述历史理念的公共传播工作。现已收集并整理完成近百万分钟的口述历史采访影像及大量相关视频、图文和实物资料。参见《中心概况》, <https://oral.cuc.edu.cn/17/list.htm>, 2026年1月7日。

其是英国学者在研究中不仅重视创伤记忆本身的历史意义，而且十分关注访谈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包括隐私保护、知情同意与情感照护等。对中国学界而言，近代以来迭起的外患与频仍的自然灾害，留下了大量创伤口述历史资源。不过，英国口述历史的经验提示我们，在面对创伤记忆时，必须兼顾历史记录和情感维护，不能对受访者进行二次伤害，更不能擅自将私人创伤无差别地向公众开放。为此，中国口述历史从业者需要进一步健全行业标准，特别是完善其中的伦理规范，加强对受访者心理健康与应激反应的关注，从而使口述历史更具人文关怀。

其四，拓展口述历史的学科边界。英国口述历史在跨学科融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将具体的方法与理论引入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极大地丰富了口述历史的应用场景，拓展了口述历史的学科边界。对中国口述历史而言，这一思路同样适用。实际上，随着口述历史在中国的兴起，中国学者已开始探索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运动、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结合，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总体看来，中国口述历史跨学科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尚显不足，还须持续发力。例如，口述历史与心理学、医学及教育学等学科的融合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以扩大口述历史的应用范围，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

综上所述，21 世纪以来英国口述历史的探索与发展，展现了口述历史从单纯记录走向深度互动、从档案保存走向公共文化服务的转变趋势。对中国口述历史从业者而言，关键不在于完全照搬某种模式或方法，而在于借鉴英国学界秉持的开放与合作态度，切实推动本土口述历史事业的创新与进步。因此，中国口述历史从业者及相关机构应立足本土实践，在积极吸收英国及其他国家口述历史成功经验的同时，持续加强本土口述历史学科与行业标准建设，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口述历史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

（责任编辑：张梦晗 何淑萍）